

集部

王忠文集卷二十四

明 王禕 撰

墓誌銘

贈禮部員外郎葉府君墓誌銘

至正八年正月國子助教葉君恒以官六品援著令推恩於父母贈其先府君承務郎禮部員外郎先夫人追封恭人於是夫人前府君七年卒而府君之卒今二十

年矣恒謂予曰我先府君之壙侍講學士虞公為之志而吳文正公實書我先夫人之表日月行矣以恒之無似克有禄位於時者其來有自而褒崇所及國家廣孝治以勸勵臣子之意非藐焉小子所能當固不敢如昔人之有待而所以致此者不宜無所撰述以侈上恩而昭先德子尚為我為之銘以刻諸墓上之碑予不敢辭則取二公所不書者列書之府君諱遜字謙甫姓葉氏祖父以上皆潛晦不仕世居越之餘姚令著籍為明之

鄞人初府君無它兄弟而伯父死亡嗣方病革時召府君語之曰爾其為我後府君未知所對而目已瞑乃為服三年喪後生二子遂以次子恂奉其祀而恩禮得兩全矣父年耄病且殆府君焚香酌水露禱於天願减己年以增父壽恍若見空中有神人示以三指者病隨愈後三年乃殁府君服喪過哀既免喪猶不御酒肉人稱其純孝焉府君待人無間尊卑疏戚一以誠實尤樂周人之急大德間歲祲朝廷命富民出粟以賑貧乏有司

擇鄉里為人所素服者俾第其多寡府君首被其選大家小户咸服其公平既而疫大作府君致醫者為人切脉而合藥施之門閈中賴以全活者甚衆其行修於身而惠澤及物多此類府君卒以泰定五年正月日享年六十有七明年正月日與夫人合葬縣西儀鳳鄉青山之原夫人褚氏相府君治家有法孝於舅姑仁於姻族母儀婦道見稱於鄉其卒以至治元年十二月日而葬則明年正月日也子男二人長則恒由國子生釋褐授

從仕郎紹興路餘姚州判官除翰林國史院編修官今轉承務郎遷國子助教次恂也為伯祖後女二人適陳某王某孫男五人女二人昔歐陽文忠公之言曰惟為善者能有後又曰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嗚呼以予觀於府君庶幾所謂善人矣雖弗克自見於世昭被顯顯然卒以子貴享身後之榮於是有以知天之所以報施善人者非可誣也銘曰

君子為善既積於躬受報或嗇後其必豐猗歟府君厥

積維厚承之有賢徐觀身後皇用褒贈有隕自天龍光所被貴於漏泉善無不報斯乃常理刻兹石章垂徽千祀

故孫君墓碣銘

君諱辰龍字君旂姓孫氏其先由婺之金華徙睦之桐廬遂為其縣人高祖顥曾祖寶祖濂宋漕貢進士父之才承奉郎致仕母方氏贈孺人三子長潼發咸淳戊辰進士第一由衢州軍事判官辟御前軍器所幹辦公事

宋亡不仕學者稱為盤峰先生次堯龍咸淳庚午鄉貢
進士次即君也君資識頴敏篤志問學一門父兄自為
師友業成期有以自見而運去物改矣至元丙子國兵
南伐縣燬於兵君攜家避地萬山中草棲露宿備嘗險
艱久之乃與其兄歸復故宇以養親蜀名卿史公繩祖
為取承奉公語語扁其堂曰志樂君事親以養志為先
不特服勞飲食而已親有疾憂形於色食不下咽故相
留公夢炎告老南還來訪君尋舊好嘉其志行嗟歎而

去居喪過哀毀瘠成疾二兄既先卒君獨營襄事無違禮宰木拱矣而孝思無忘歲時祭掃猶涕泣不已教子以義方律已悉用禮法雖子姓來省不冠不見也然性剛介人有不直輙面直之有以篋貯物寓君者歲久且死則物色而歸其家人咸服其質實至大間部使者行部至縣處以學職滿考當得教官辭不就延祐初科舉法行人未之習君教其鄉人子弟為之皆知所取則縣尹嘗修於先生而未就君繼志續成之後人故實得有

所徵焉晚歲屏絶家務惟宴居默處閤挾書史以自娛暇則與朋舊相羊山水間不復知有世事因自號曰求心云元統乙亥君年八十而十月九日乃其初度親黨咸會宴勞累日不倦尋感疾不起二十五日也以其年月日葬縣北大隱阡先塋之次娶王氏後三年卒合葬焉子男二人師道師德孫男五人曾孫男三人昔者先生娶將作大監朱公杰之女久居義烏與禕先大父石峽府君相友善禕生也後不及識先生而君之孫紳辱

與禕交因以君銘為屬惟春秋之所謂吉德大易之所謂幽人君實似之没世之後其潛光逸迹誠不宜使之泯泯無聞乃為序述其志業行誼而繫之銘焉銘曰

孝於親所以成其身求諸心所以復其真既全既純弗舒弗振弗替有延其在後之人

趙君墓誌銘

趙君觀光字觀國慶元之鄞人其先仕宋曾大父逢龍宗正卿兼侍講大父建知徽州婺源縣父佀翁始晦德

不仕君幼多智識稍長好讀書通達時務以郡博士弟子員得推擇試吏奉化州尋遷昌國至正十年冬黄巖海寇蒔起而昌國為州在大海中距黄巖一息可至也其州侯特穆爾布哈問計於君君謂今州兵寡弱且不諳水戰惟蘭秀二山居民悍勇善鬬擊習海事若募以厚貲示以重賞其人必樂為我用用以擒賊無難矣侯然君言即以其事委君君招諭有方不擾而事集明年正月從侯引兵出海閫帥揔軍民兵同會海門洋俄而

賊船百餘艘卒至衆皆惴縮莫敢進獨君所部民兵與奮戰至晚無大勝負明日君方分給軍饋巡隄上賊船又大至即說侯速進敵而賊衆數倍我軍莫支君持短兵接戰矢石交下軍與賊不可辨且後無援兵遂執節以死侯亦遇害是月二十五日也方君募民兵時或見其不憚勞勩私謂君曰侯受天子命守兹土盡忠報國固宜君不過一小吏設有功功且不顯倘有不測寧不重貽父母憂君曰人臣食祿難其死所也吾雖小吏亦

既食其祿矣臨難以避可乎於是卒勠力捐軀以及於
難得年三十有五以某年月日葬某山之原娶戴氏子
男二人君為吏廉而有守勇於趍事赴功上官悉信用
之然皆夫人之所能至其死事昭顯如此則有人所難
能者矣嗚呼忠義天性也由之而致死故死皆無媿而
世徒論其人之貴賤以為其死之重輕何哉銘以表君
之藏他日史氏傳忠義者尚或有徵也銘曰
死有不朽殺身成仁名則既完遑卹厥身我作君銘刻

在貞珉

袁母奚夫人墓誌銘

吳郡袁君泰喪其母夫人將葬哭泣以告禕曰泰不天生十有四年而先君棄諸孤維是諸孤藐焉無依袁氏不絶如綫賴吾母左右維持以長以教故我兄弟克有成立獲祇厥紹袁氏之不墜緊吾母之功也吾母之幼也即以令淑聞為親所鍾愛擇壻縉紳家我先君早以文行知名遂以歸焉時年甫十八躬織紝親酒漿以致

養舅姑承事賓祭夙夜敬共罔有違德自先君之歿嫠居四十年艱難憂患葢所備嘗我兄弟恒以不能盡孝為慊不幸今不及養矣泰也支綴殘息厥既得卜奉柩合葬於長洲東吳鄉緒墩先塋之兆而未有銘也敢惟子也請褘惟君之先君静春先生之銘内翰黄公實為之顧褘末學乃敢銘夫人乎雖然褘之交君有素誼不得固辭則為序而銘之序曰夫人諱志寧奚姓也奚為吳著姓吳江之同里其世所居也宋將仕郎諱仲常者

其父也夫諱易宗通父即静春先生也子男四人震以先卒次即泰次晉次驄也女五人長亦先卒餘則顧天麟歸德英顧正許德明其壻也孫男十人女六人也享年八十有四卒以至正六年十二月六日其明年正月六日則葬之年月日也銘曰

為婦而婦為母而母嗚呼是維夫人之德以銘其墓

陸夫人墓誌銘

友人吳郡袁君信以書來告曰信私門積釁往歲七月

不幸喪吾母亦旣忍不即死奉襄大事不一月而吾妻
又卒吾哀苦良劇情有弗堪窀穸之事不能遽圖也因
循踰年始克卜地以葬𤣥堂之銘以唯子也請禕不敢
辭夫人諱順姓陸氏陸為吳郡長洲之大姓父諱元吉
母趙氏夫人資稟溫淑而性聰慧年十有七而孤其兄
慎擇所宜人歸之乃以歸於袁氏袁亦長洲著姓信字
可立素以文行稱於鄉故夫人歸之為繼室而年已三
十有五撫育其前室之子曰穰曰种女曰孟賢曰季寧

者不啻如己出其子若女亦安其慈愛不復知己之異出也相其夫理家事内外井井有條事姑盡孝甘旨之奉必親為之及既嬰疾而姑病亦革常左右就養不少懈姑嘆曰汝事我善今顧因我以重汝疾乎因泣謝曰婦人之職主中饋養舅姑而已婦不及事先舅幸逮事大人誠能盡子婦之道死且不恨既而姑卒不起力疾理喪事哀毀殊過比葬返哭而疾益甚遂不可為矣夫人之卒實至正十四年八月十九日享年三十有七親

戚里黨莫不為之悲傷以為袁氏失賢婦也夫人平居寡言笑行履端謹雖婢妾未嘗加以疾言遽色閨門之內雝雝然咸樂其宜焉嗚呼是可謂得婦道矣然而不及中壽以死其不可哀矣夫夫人葬以十五年某月日墓在某鄉某原銘曰

黃裳元吉婦之德德而不壽天可必嗚呼夫人安此室

故石門書院山長吳君墓誌銘

君諱益懋字仲謙吳姓處州龍泉縣人也父妙莊贈忠

顯校尉松江府判官母章氏封宜人君性閭敏自幼力學攻辭章方是時為士者未有科舉之累君所為學務有諸己不資為進取計也大德丁未歳大祲忠顯府君傾餘粟以賑餓者君左右其志鄉閭之民多頼以存活里民蔣甲為貧故以其妻詭為所買婢鬻之君既而知其為妻也遽遣還之不復責其直吳乙以田來售已庚其價矣而其弟私以半田畀浮屠氏訟於官悉以歸君君尋知為其家祭田則曰吾安用有此而廢人之祀乎

即以還吳氏有張丙者貸君陶器貨於長沙其價不訾而舟車艱難耗折大半君閔其情凡子本合徵者盡丐之陶户假貸於君有久而不能償者則聚其劵焚之一置不問浙右大饑民流移徙他郡而大府下令拘流民反元貫在君邑者君為具舟揖備糗糧遣送之咸得無恙而他邑所遣物故者多矣人有産子不舉而襁約置路傍者君見之惻然募人育之而重與之貲其為人仁厚而倜儻緩財急義若此類甚衆鄉邦用是多之君嘗

以舉者辟松江府文學不應復用宰臣薦署石門書院山長石門在青田去君家為近且山水最奇勝則忺然就之居久之乃歸既歸遂不復以家事經意每良辰佳節從賓友尋林泉幽絶處寄興詩酒意有所適輒悠然忘返友愛其弟産業一以付之及分析唯其弟所取不與計薄厚毋舅不能自存養之終身如事其母其孝之至又如此君年三十有七以延祐元年正月九日卒元配陳氏宋朝奉大夫沂之孫女生二子曰天澤曰天濟

女一人適季良繼室何氏宋丞相正獻王執中之裔孫女生一子曰清孫男四人樫楫楧柱女五人曾孫男二人熊羆女二人君卒後八年當至治二年九月其日葬龍泉鄉金沙里槎牌之原以陳氏祔葬且四十年而楫由武功授龍泉尉乃奉其父天澤之命以里人葉子奇所為狀來請銘嗚呼孝子慈孫之欲顯揚其父祖固何間於久近況君勇於為義行應銘法宜書以範後人余曷敢曰不可因為序而銘之銘曰

年不中壽仕不厚祿胡性之祥而命之不穀維餘慶所施益緜以篤尚後之人是似是續

故傅母樓夫人墓碣銘

里友傅權與其弟藻衰絰踵門以告禕曰吾母之喪窀穸之事亦既畢矣維是貞節懿範所以作則閨門者不宜無所紀載墓上之石子幸為之辭雖然吾母之詳吾悉數焉子尚有擇也吾母樓氏樓氏吾烏傷士族也吾母在父母家早有淑聞而我大母亦樓氏先君樓氏之

所出外大父稔其行之良也故吾母歸焉於是吾母視其姑為姑事之盡婦道其沒也治喪無違禮先君兄弟四人篤於友愛每時節會飲率至夜分吾母治具承其懽無懈意先君有腹心之疾吾母手調藥餌衣不解帶者累旬人不見其有不堪之色也故廬燬於寇則銖積粒聚佐先君重搆之未畢工而先君歿矣先君之歿也我兄弟俱在幼吾母力持家政既克襄大事即斷髮為誓以節義自許用撫育我兄弟且俾從名師游以權兄

弟之無佀而能知所植立者吾母之教也吾母秉心既貞固不復以貧寠為卹服勤紡織以夜繼日雖風雪淩厲亦雞鳴乃巳先君有宿逋臨殁時屬從子以别産為償既乃負所屬吾母捐紡織之資庚之弗與較也吾母性慈祥而和易待妯娌如姊妹撫羣從子姪如其子咸盡恩意而得其驩心内外宗婣稱其賢無閒言者於是年既七十然耳聰目明康强固無恙葢嫠居者三十年矣武威余忠愍公持部使者節行縣嘗題吾母所居堂

曰貞則金華宋太史實為之記縣大夫又以耆老之請謂吾母貞節在例宜旌表上其事未報而吾母已矣嗚呼權等尚忍言之哉褘聞其言作而曰吾與子兄弟居同里學同師夫人之賢吾知之有素矣子之言安敢以不志乃備著之如右夫人諱瑩字貞秀姓樓氏世為烏傷人卒於丁未歲十二月十七日享年七十有五葬以卒之明年正月朔日墓在縣西崇德鄉宅山之原子男二人即權藻也權有馴行晚好浮屠氏學藻受業黃文

獻公之門以文學名女二人壻曰王大節朱元禮孫男三人女四人銘曰

吁嗟夫人秉貞則兮再造厥家全婦德兮亦既壽考又多福兮有嘉壼儀垂楷式兮焯幽振潛勒茲刻兮

太原郡夫人葉氏墓志銘

洪武三年正月庚子中書右丞王公溥言於天子曰臣之父晉母葉氏實生臣溥及臣弟漢寳而臣不天父也棄諸孤早所恃者母氏以長以教故臣兄弟克有成立

而母氏之亡亦已十八年顧臣無佀獲事陛下比者推
恩褒崇二代假寵於左氏甚厚獨念臣去鄉邑日久儻
賜之告得歸展省丘墓以伸私情臣不勝至願於是皇
上閔焉有旨予告所以撫諭之者良至仍勑儀曹具祭
物給之公將行以母夫人墓宜有識請銘於史臣王褘
褘不敢辭謹按追封太原郡夫人諱某姓葉氏饒之安
仁縣人歸同里石港王氏為贈資善大夫中書右丞上
護軍追封太原郡公諱晉之配資善大夫中書右丞溥

昭勇大將軍崇仁衛指揮使漢實之母夫人性慈惠治家以勤儉族姻里黨莫不稱其賢至正壬辰干戈俶擾饒信首被兵明年三月右丞公奉夫人避兵於信之貴溪倉卒之際母子遽相失繼而公起兵衛鄉里會皇上徇地江右遂舉其地來附拜中書右丞分鎮建昌蓋自癸巳至丁未凡十五年夫人所在不可知而公思慕之情日夜未嘗置是歲正月忽夢夫人若告以其所在者命卜者筮之其繇辭曰非巖即冗厥得朽骨五月躬

率士卒詣貴溪之桃源山即向夫人避兵處也伐林木入山以物色求之不可得哀號者三日既乃得其地居人吳海能言兵相逼時夫人病不能行即自投井中死矣公乃披榛棘尋得井俄有鼠自井中出跳入懷中旋復入於井汲井索之夫人之遺骸果在焉公哀號益不自勝以是月某日具衣衾棺槨即其地禮葬之夫人之卒享年六十有七二子即公及漢寶也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嗚呼父母之喪人子之不幸也而右丞公則又

遭乎其事之變罔極之德曷從而報之抑人子之圖報其親者固無間於存没用是公以功業自奮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貤恩錫命貴及泉壤所謂立身揚名以顯其親者於是乎在是雖遭事之變而能合禮之正仁人君子復奚憾焉銘曰

顯允王公秉時奮庸入建相業出城將功載念所恃實育我躬昔丁艱難久銜哀衷孝思之至神明可通乃安體魄兆域以崇以壤以樹若堂斯封天子有命禮貴飭

終龍光赫奕賁於幽宫公曰噫哉君命實隆豈我陋微能亢其宗精思厥繇積慶所鍾春雨在草秋霜在松世世子孫來瞻來同

故申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佑字君佐姓申氏金華人也曾祖埜祖睒父鎮皆世不顯至府君始以儒術自奮有聞於時天歷初用御史舉署饒州路餘干州儒學教授修學宫養士類翕有聲譽調平江路録事判官平江大郡民物殷盛興利

剔蠹事功以集適歲大祲慨然白大府願以勸分為已任諭巨室移粟他郡食餓人全活者衆奸人羅甲收良家女百十人抑使為娼因交結權貴邀納貨賂旣廉得其奸狀即白發之坐甲重罪還娼女良家奮不顧利害政譽大著遷饒州路德興縣主簿縣西五里有溪控驛道其流湍悍涉者病之相其宜為浮橋以鐵絙比舟上架板度用濟不通仍買田予守橋者俾以歲入為繕修之資民便之名橋曰棲鸞渡曰申公生立祠橋西刻石

頌之郡學田八百畝為豪富民所占歲久不可理大府
命理之即具究其實得田之形狀左驗悉與碑誌合豪
富民乃噤不敢爭田盡歸於學其政績大抵如平江辟
湖廣行中書省掾史裨贊碩畫宰臣咸器之居無何遽
請休致謝事而歸以承務郎婺州路永康縣尹致仕距
故居五里中和山之陽結屋曰澹庵日相羊其間世慮
漠不以經意遂終老焉歲庚子二月某日以疾卒享年
七十有五即以其年某月葬於中和山之麓遵治命也

元配劉氏繼室潘氏子男二人長曰瀾用廕累調永康縣丞次曰沚女二人適唐紘徐某孫男二人將葬瀾奉里人邵謙所為狀告其友王禕曰先人墓石宜有銘以唯子也請禕不敢辭銘曰

申以國氏支於金華奕世載德厥稱大家是生才賢以學自奮位則不崇奕有休聞晚贊相府庶益有為胡歛其華卒弗大施惟仕與止蹈其斯正不激不迂爰考終命尚克有子而又有孫委祉所鍾其衍緜緜中和之墟

閟歸玄宅匪銘不昭用刻山石

故翁君墓誌銘

婺之永康有厚德君子曰翁君榮字德潤生於宋咸淳辛未五月日卒於元至元戊寅四月日享年六十有八至正甲申正月某日其孫瞿奉柩葬縣南義豐鄉金豚山之陽久之乃奉臨海張君顯所為狀謁予銘瞿之言曰先大父雖生不有祿位無以自見於世而德之所存有以承其先垂諸後者儻足以不朽惟是懸繂之石不

宜無刻倘假以一言論次而褒美之使託以永久獨非仁人君子與人為善之盛心乎予惟張君嘗攝令兹邑稔知君行其言可徵而瞿又辱與予游序而銘之固不得茍讓也翁氏世為永康名族以行義稱其鄉君曾大父安大父文約父朴從父桂皆世有貞德潛晦不耀君資稟純茂好讀書通大義卓然思有所植立以繼紹其先業禮以撿身儉以理家與人交忠厚和平之氣藹然可挹也所居去縣治不數里而近足迹未嘗至城市出

租稅以給公上惟謹吏胥莫或踵其門里中有不平者咸取直於君君為之直必使各得其平乃已或有以匱乏告輒推所有濟之不少吝者客有自睦來歸者君左右調護之使植其家至於富饒其解人之紛周人之急振善扶誼如饑渴之於飲食為之無倦也君天性孝友母趙氏實生涯君於涯為庶兄凡家事一付之涯略不較短長以故得母氏之驩心涯早卒撫其子如己出不幸子輝亦早世二孫犖犖字而教之咸有成立嘗自謂

曰吾仰事俯育庶幾心無愧怍矣晚歲忽慨然曰人生幾兩屐耳徒碌碌何為乃悉以家業付其孫優游終身焉其卒也鄉里之人咸嗟悼曰翁君厚德之君子也而今亡矣乎君元配陳氏生子一人即輝也繼室章氏生女一人適應洪禧孫男二人長即瞿次琳曾孫男四人玄孫男七人銘曰

猗歟翁君自躬蘊德自其先世有累有積積久必發鍾於君躬謂宜奮揚遂臻顯融君則退然務有諸己實歛

實藏弗耀弗侈彼名是競我守以謙彼利是攘我取以廉居之休休己德已有餘澤所被垂裕爾後焯幽發隱播其遺芳後欲知君視此石章

鄭府君墓誌銘

歙有隱君子曰鄭府君既殁之十有八年其子德裕始奉執友唐君桂芳所為狀以銘來請德裕之言曰先君子德有以成己而壽不及艾也才足以用世而名不及顯也惟是葬且久而墓上之石猶無文以刻先猷遺懿

將無以暴於後世不肖孤之罪其何以辭今幸獲交於執事不朽之託竊願有請也余惟自昔君子負其所有生不克表著於世死因泯泯而無傳者衆矣今德裕獨能圖其親於不朽其可謂孝矣乃閱狀迹其所列與德裕言合且唐君其鄉先生也為言尤可徵則為按狀序而繫之銘府君諱以文字彥章鄭姓世為歙之歙縣人曾祖南鳳宋迪功郎江東提刑司幹辦公事祖申道宣教郎父昭祖元奉訓大夫江淮等處財賦都總官府副

總管奉訓公先娶許氏生二子長曰淵承事郎平江等處財賦提舉次曰深再娶羅氏宋朝列大夫龍圖閣直學士吏部尚書汝揖之六世孫奉直大夫新安通守舆之女生子二人長即府君也府君生而凝重狀貌偉然甫七歲氣象如老成人讀書過目即通大義為詩歌語出人意表奉訓公愛之甚延名師訓教之常曰此真吾子矣不幸奉訓公遽捐館承事君方游京師縱萬金以結客久留備宿衛而深又早世於是府君獨奉羅夫人

理家政内外井井有條遇事應物隨其鉅細急緩處之若絲理櫛比不少紊年饑減榖價三之一以賑貧乏鄉閭宗族稱其厚德無間言而產業視舊日益加承事君之家食也治園池構亭榭日與賔客壺觴絲竹以為娱府君左右承順得其驩心而羅夫人春秋高且寢疾久府君奉湯藥惟謹夜則稽顙北辰願減己年以益母壽及居喪哀毀骨立人有所不堪撫承事君之子咸有成立女各得所歸其孝友純篤有如此府君識度明朗氣

和而行吏雅不嗜仕進而樂從賢士大夫游與之游者咸服其德器自以不及也至正癸未郡府列其行義上於行中書南行臺楊公衍飭曹公復亨皆名御史也復剡薦之當得官不報壬辰之夏大盜及其境以物色求之將强之出府君憂憤疽發於背而卒十二月某日也享年四十有九元配陳氏浙東宣慰副使相之女繼室吳氏子男二人長即德裕次德堅女三人適汪誠程輻戴琥奘以甲辰十二月某日也在寧泰鄉小于山之原

銘曰

有豐以植之孰奪而畬之有振而擇之孰閼而抑之吁嗟乎維命實職之施之獲之子孫其食之我銘以勒之過者式之

蔣季高墓誌銘

嗚呼是惟季高之墓季高諱允升蔣姓東陽人年二十有九以卒至正十七年七月甲戌其卒之年月日也葬以明年某月日墓在乘驄鄉御史里華樹塢之原初諱

與季高同從翰林侍講學士黄公游季高之卒公甚哀之將為銘其葬俄而亦遽捐館遺命以屬之禕嗚呼禕尚忍銘吾季高耶雖然季高之交於禕也厚矧以公嘗有命師友之誼於是為至銘非禕誰實宜為季高之先自漢山亭侯澄由京兆從義興又七世為晉吳郡太守樞復徙臨海又十七世為唐吏部員外郎則則之子勲為吳越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迺徙東陽又十七世入國朝為南康路建昌縣主簿沐季高之曾大父也大父

吉襄陽路穀城縣尉父玄私諡貞節先生母葛氏李高幼穎異讀書過目即成誦見稱奇童稍長益自力於學貞節君性嚴毅教訓甚篤延太末方先生麒同邑李先生亦於家塾俾李高禮而師之貞節君與兩先生皆金華文懿許公弟子其學承朱子之正傳凡天人性命之奥禮樂名物度數之詳李高悉得於耳提面命而會其指歸年甫弱冠所學已粹然一出於正矣及貞節君與兩先生繼沒李高乃束書入懷師山中博考而精思之

所有既富發為文章動合法度而時時喜自馳騁有古作者風會黄公致政家居季高爰登其門公一代文章宗工少所許可每見季高所述作未嘗不稱賞以為得之之晚也季高為人恂恂然樂易不自衒鬻而議論風槩度越人表動静出處嘗擇義而舉事母孝相其三兄植門户振鄉閭周婣族備極恭順以故道季高之善者内外遠邇無間言季高嘗試有司不合遂棄其業弗為部使者舉其茂材當得官未報而季高死矣學士大夫

以謂季高之於學行進而未止將必逺大其材有成而志有所就孰謂不幸而輙死也故其死也識與不識凡知其人者皆為之悲而學士大夫於此尤歎夫天者之難必也嗚呼季高之不得壽考以盡其材以究其志豈不有命在天而命之至於如此何也抑天之於君子降年不永者亦何可勝數而君子之所以名世則在此而不在彼嗚呼有如季高者因其實而論其名其亦足以不朽矣夫季高娶陳氏子男三人旭曄時皆幼所著有

時敏齋稿若干卷將葬其伯兄允同復以外甥楊芾所為狀來速銘銘曰

命之悠弗永年名之晰可長世固茲藏無壞傷勒貞碣示來葉

墓表

故成齋王先生墓表

先生諱城字王成姓王氏學者不全稱其字而用成齋為先生稱者尊之之辭也王氏系出太原五代時有為

節度使曰彦超者來居婺義烏之鳯林鄉至宋自鳯林
徙居郡城者曰三府君五世而生本贈太師追封魯國
公本生登政和二年進士知湘陰縣贈太師追封魏國
公登生四子師醇鄉貢進士贈奉議郎師心政和八年
進士累遷給事中兼侍讀權吏部尚書除顯謨閣直學
士知紹興府充兩浙東路安撫使爵東陽郡開國侯贈
特進謚莊敏師古亦鄉貢進士師德宣義郎贈太師追
封楚國公莊敏次子浣知桂陽軍贈正奉大夫是為先

生之曽祖而楚國長子淮紹興十五年進士淳熈中致位左丞相封魯國公贈太師謚文定則先生曾叔祖也祖諱槐由大理寺丞知汀州終朝請大夫父諱侊將仕郎監南康北院先生幼頴悟資稟溫厚雅不樂華靡事唯篤志問學不少懈初先生從高叔祖直煥章閣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師愈嘗從鄉先生徽猷閣待制潘公良貴及龜山先生楊公時中書舍人呂公居仁游其子為主管建昌仙都觀瀚受業東萊呂成公之門其孫為魯

齋先生文憲公相傳道於鄉先生北山何文定公基何公得於勉齋黄文肅公榦黄公即考亭朱子門人也先生於文憲為諸孫又在弟子列未嘗輙去左右而丞相之孫直敷文閣福建轉運副使敬巖先生似其學得於撝堂劉公炎雙峰饒公魯皆本於朱子復與文憲公諸父子姓一門自為師友先生於敷文為從子故又得以朝夕承教而無間討論經義講説理趣微辭奥旨聞見日深其家學之淵源與他人號稱師弟子者不侔矣先

生之學既粹然一出於正而固未嘗標榜以立異矜持以為高同時若葉公閶者丞相衡之孫何公欽者文定之子皆與先生以風流文雅相尚為忘年交先生素無仕進意或勉之曰世祿不可墜也乃赴銓試中其首選補修職郎監建康酒稅院未及上而運去物改因不復出棲遲先廬遂為終焉計矣久之遺民故老日就淪謝先生與剡源戴公表元永康胡公長孺浦陽方公鳳粤人謝公翺皆以節操相激厲時唱和於殘山剩水風月

寂寥之鄉黍離麥秀之音往往而見讀之令人有慨然之思焉於是浙東宣慰按察二司並治於婺握帥符持憲節而來者與其僚佐悉碩夫鉅人若恒山周公鍇隴西李公思衍洛陽陳公元禮河東臧公夢解曹南完顔公貞漁陽鮮於公樞郡守倅若高平孟公淳錢唐夏公若水蔚丘李公衎無不略勢分内交於先生造先生之廬無虛日或咨扣義理或商確詞翰或講求典故之沿革或訪問政務之得失先生歷歷與之言莫不厭服以

謂前代文獻之遺惟先生足徵而已先生丰采明朗儀榘淹習而冠帶偉然望而知其為喬木故家之君子也婺為呂成公過化之地後人因立祠事宣憲二司欲招徠學者講肄祠下圖屈致先生為之師而先生不欲以師道自任則薦仁山金先生履祥且以書勉之出仁山文憲門人也時方高臥蘭江上因先生言不得已為起文憲之道繇以大明故凡學者猶以事仁山者事先生焉先生生於宋淳祐丁未十二月十七日卒於今泰定

元年四月二十一日享年七十有八以卒之年十一月日葬於金華縣東安期里黄枇坞之原去魏國兆域若干步所著詩文若干卷手抄若干卷娶永嘉趙氏二子長邵孫次雲龍將仕郎江山縣尹致仕孫男四人閈閏闈閭並以文學世其家嗚呼宋南渡後以及於今婺之衣冠家莫盛於王氏矣爵禄道德聨蟬奕葉而先生有以承其先子孫賢才是侶是續而先生有以垂其後徵諸其身不亦盛德之君子乎嗚呼雖無老成人尚有典

刑自先生没而百年之老成典型盡矣然其所以不朽者久猶未有登載遺風餘範將遂湮微是用追述其梗概揭於墓道庶幾來者有所鑒觀焉

喻母石夫人墓表

義烏喻氏有賢母曰石夫人諱端静字可度石姓也石為浦江望族祖諱範通州泉州南外大宗正丞父某母某氏夫人生於宋開禧三年丁卯六月四日以有元至元二十五年戊子九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八十有二後

四年辛卯某月日葬崇德鄉蓮塘山之西原又六十有四年其曾孫宏始謀追列遺懿揭於玆表宏之言曰我曾祖母夫人之幼也莊重而敏慧凡女工之事咸精其能好讀書史通古今大略宗正府君甚愛之擇所宜歸以歸於我喻氏為曾大父登仕郎諱夢炎之配我曾大父本朝奉郎簽書鎮南軍節度推官諱偘之孫諱宣子之子我五世祖承直郎縉雲縣丞諱南强於朝奉府君為從弟命以為孫焉於是夫人逮事祖姑朱氏朱持家

甚嚴有法夫人佐其奉祭祀待賔客能每自得其歡心有疾躬侍粥藥衣不解帶者數月朱歿夫人繼專家政一遵其舊故曾大父得不以米鹽細故為累刻意問學用周禮領漕薦於江東初我高祖諱厚祖早没曾大父既為之後而高叔祖諱潤祖於凡田產輒倍取為己有夫人語曾大父曰爭之則不足讓之則有餘君幸無較焉曾大父泫然泣曰爾之言我之志也卒無間言夫人外姊宋氏自幼與夫人同育宋適侍郎朱公質之子家

既盛且有餘而無所出求子於夫人以為繼夫人固辭曰繼嗣命同宗禮也今取之他姓不其起爭端乎朱公聞而嘆曰秉節貞潔而識見明達真賢母哉我曾大父既早喪夫人嫠居四十年篤於教子延名師訓之而親以曹大家女誡教其女每舉古人名言善行以勉人讀史見奸邪逆亂輒廢書而嘆及忠義節孝則嘖嘖歆羡不已月旦望列子婦堂下命誦柳仲塗家訓使之聞我先祖兄弟用能以孝弟稱夫人年既老而動循禮度若

女婦然視其色不知其喜慍雖處豐厚而自奉極儉約常躬紡績不廢先祖每進曰家幸給足何自苦為夫人曰婦人之事女工猶男子之事學業寧可因貧富為勤怠乎性好施予務周人之乏絕遭歲歉傾廩以賑糶鄰佃有逋負聚其劵焚之而雅不求福田利益也凡此皆夫人之懿行我先祖常舉以語宏語及未嘗不流涕也宏謹誌之不敢忘予其為我書之以昭示於永久𪫧聞自昔風化之美皆本於內治而陰教行於閨門家之所以

齊也維夫人五世祖姑黄令人事姑孝承其夫以敬御諸子若孫既慈且嚴家貧至鬻服飾為資延儒先以教子其子工部郎官良能兄弟聯登科第悉為名士故義烏之賢母稱喻氏矣嗚呼夫人所謂善於繼承者耶其貞則嘉模誠足以軌世範俗易之黄裳元吉詩之警戒相成庶幾兼之是不宜無所表見庸述宗之言序次如右夫人三子長曰京登仕郎次曰魏早夭次曰高即宗之祖也女五人長適朝請大夫通判廬州李石次與四

俱天次適將仕郎朱程次適國學諭吳鏞孫男三人長曰祺為諸父鑑後次曰祐祐則宗之父也女一人適童祐曾孫男四人長即宗次宣次安次寓女四人玄孫男一人濬女三而濬則宗之子云

凝熙先生聞人公墓表

凝熙先生姓聞人氏諱夢吉字應之婺之金華人也凝熙者門人之所以謚先生謂先生為德執醇而弗變含和而有耀以凝熙易名為稱情也然先生非隱者也嘗

仕於時有官位矣不見爲先生稱而稱以私諡者先生之德不因官以爲重故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也維閩人氏系出漢太子舍人通後居於蜀宋季有諱韶者爲金華縣令因家焉子孫遂爲其縣人縣令生逸逸孫元初爲溫州路儒學教授教授生詵老仍世業儒號桂山翁翁生三歲而孤母王再適項氏翁鞠於項氏因從其姓娶劉侍郎諸孫女實生先生先生乃以先生還氏閩人云先生幼有異質學知嚮方鄉先達定庵王公某與其魯齋文

憲公柏崇尚伊洛之學以承朱子之傳翁皆及其門而所學得之定庵為多於是以其所得者以教先生父子自為師友夙夜磨切所資日深先生於七經傳疏悉手鈔成帙義理所在必深究而密察雖其微隱剖析靡遺凡訓詁家之說有紛拏牴牾者皆為别白是非使歸於一閉户討論逾十年不出郊一日有約游城南者取所藏革履御之履久弗御底腐且穿矣久之乃開門講授四方學者咸來受業婺為憲府所治司憲者每禮致先

生坐郡庠為學者師及歷仕教官所至學者爭從之游先生設教先道德而後文藝有以經傳疑義為問辨者必為敷陳衆議而以已說折衷之使其領解乃已前後學徒亡慮二千人隨其資而裁補之多為成材先生信道甚篤持已應物一本於誠涵養既馴内外一致長身山立而退然不勝衣氣貌沖粹如玄文之玉溫潤無瑕而孚尹煥然平居未嘗有惰容雖祁寒盛暑常正襟危坐淵然若有思令人望之起敬即之愛慕不能舍以去

蓋識與不識莫不稱為有德之君子者也泰定丙寅先生舉進士于鄉上禮部不合繼復連中鄉貢副榜用薦者為校官歷處州學録衢州西安縣學教諭昌國州學正以累考及格授泉州學教授至正戊戌朝廷遣治書侍御史李君國鳳經略江南得承制封拜君嘗從先生游知位不稱其德除福建等處儒學副提舉而吏部亦以先生年勞當陞調慶元總管府知事皆不上壬寅三月某日卒於永康之寓舍享年七十以其年八月某日

葬於某鄉某山之原夫人胡氏無子以弟之子復亨後
女二人長適唐壽道次適胡裕夫人之姪也先生之殁
門人前翰林編修宋濂原道書院山長吳履仁和縣丞
唐元嘉等既相與謀私為先生謚又告郡太守祠之學
宮而濂復述其行以為狀今國子學録張丁嘗集先生
遺文為六卷且以狀授禕曰子吾郡人知先師為詳冢
上之石宜有刻文以惟子也屬先生禕執友也誼不敢
辭乃論次如右而復為之言曰嗚呼聖賢之學先生之

所為學也觀其立誠以致乎本推善以及於人表裏融通始終純一稱為有道之君子夫何愧焉嗚呼先生為足以不朽矣揭其徽猷著於貞石後之來者尚有考於斯

漳州路達嚕噶齊阿勒呼木僕墓表

元有盡節之臣曰漳州路達嚕噶齊諱德呼默色字子初阿勒呼木氏西域人也洪武元年王師征閩閩八州不兩月而平當是時阿勒呼木僕實監漳郡於是守將既以

所部軍先適郡事又屬他官摠制政不自已出欲圖守
禦之策計未决而摠制者已納降俄報新朝使者至禮
當郊迎侯從容語左右曰吾將圖之乃朝服北面再拜
曰臣四十始仕不數年致位二千石國恩厚矣今力不
能禦敵義不忍降報國恩者惟有死耳遂斫其印篆書
其笏曰大元臣子置案上即引佩刀剄喉中絶咽以死
既死手執刀按膝坐毅然如生時郡民聚哭庭下聲震
地共斂葬城東門年葢四十有六矣侯早歲備宿衛用

年勞當入仕以母老不忍去膝下不願仕母歿服除東
宮素知其才力勉之乃仕授承直郎行宣政院崇教至
正辛丑陞奉訓大夫杭州路治中尋改福州壬寅以事
至京除福建行省理問官階轉奉議與福建行省平章
揚珠布哈同赴任會盜據閩城不得入侯贊平章集諸
縣民為兵急圍城盜勢既蹙乃開城東圍使出奔因勤
兵殲之以功陞朝列大夫居三年除漳州路達嚕噶齊
階亞中大夫時陳有定據全閩民苦其朘剝侯曰吾受

千里生人之寄寧忍坐視弗加恤乎頗釐庶事之利病興除之敏於吏事而務存忠厚民受其惠甚多故其死也漳人無不痛思之其為人可稱道者如此侯祖曰瑪克蘇爾大都路治中父曰穆爾瑪哈穆特安慶路治中夫人輝和爾氏子男二人長禄實宿衛為舒固爾齊次布延特穆爾江西行省通事嗚呼世之論者葢曰非死之難而處死之為難侯職在守土不事二姓而守其土以死可謂死得其所矣豈非盡節之臣歟余至漳州得侯死事

為悲因歎八州之吏大小奚翅數千百而大節烈然如
侯者殆不可一二數故為書而表之而并及其官伐世
次使刻諸石豈特以慰漳人之思庶用為人臣之勸云

時齋先生俞公墓表

近時江以南競尚豪侈一變淳朴之俗未數十年薰漬
狃狎胥化成風而古之遺俗銷滅盡矣為士者亦皆雕
幾績繡習為容飾以趨附於時冀速獲仕進否則訕笑
以為鄙怯非確然自信者鮮不為之變是時金華俞先

生獨率其家以禮深衣戴冠談說古道客造門肅威儀俯首拱而趍以迓至門左右立三揖至階揖如初乃升及位又揖者三每揖皆有辭相稱慰慶賛周旋俯仰辭氣甚恭鄉人小子去古久不知舊俗皆然或竊指先生為異或尤以為迂緩先生不顧也年七十有二卒於元至治四年正月十七日先生既亡而宋之遺俗無有知者矣先生諱金字叔器别號時齋其先杭州吳越錢氏時有仕其國為户部尚書兼營田使者曰公帛嘗道婺

義烏愛其地遂遷邑之鳳林鄉户部生德銓德銓生諛又徙金華之孝順鎮諛生海海生善轉善智各有子四人皆為儒惟善智子昌言宋大觀三年上舍釋褐進士知永豐蕭山二縣而善轉子奉復家溪南之琴山奉生其縣主簿允中允中生性性生咨益咨益生壽壽生義先生父也母金氏先生少好學善自程督鉤發窺索水涵木滋月長歲化壯而有名一試不合有司即退修於家於經史有潛心揆訂較辯疑昧多所附益學者師尊

之受業者繼於門先生年愈加志愈篤為學晚而彌成人望其致於用而宋亡矣故先生之名不大顯於世惟發之文章以自見久而亦散軼不傳世由是無從知先生知而言之者鄉人而已然先生所存鄉人未必知之知其詳者惟子暨孫至曾孫則已踈矣使更越數世復有知者乎篤於自信者固不卹乎人之知否然德如先生而弗傳則天下之為善者寡矣禕是以論列之以見不苟合乎一時者乃所以合乎後世也先生娶王氏生

四子曰祿祺祜祉而卒諸子以卒之歲十二月甲子葬於就日鄉義和里之楊家園今去先生卒時四十有六年而先生之孫有欽有奇有識有覲有慶有用有元多為老成人曾孫五人亦已長云

烈婦李夫人墓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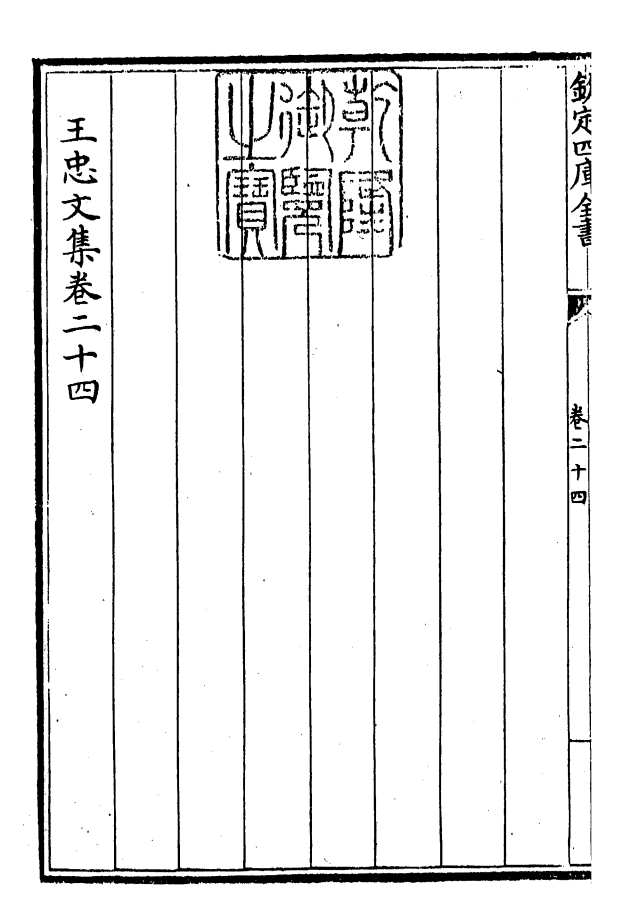
嗚呼是為烈婦李夫人之墓夫人夏氏諱婉常宋英國文莊公之裔孫九江人也年二十為南昌李氏婦又十四年當元至正戊戌歲四月十六日陳友諒陷南昌夫

人死之頃予承詔修元史有司以夫人死事來上亦既書其大節列於史冊嶶名峻範可不朽矣會其夫宗順官王朝為國子學正與予善復請論次其言行之詳表於墓道予不敢以不文為辭李氏江西令族也在宋世擢名科躋法從者凡數葉而宗㬎字克正自少有才譽能振其家聲夫人之父榷茶副使德懋愛夫人故以妻宗順夫人生六歲而母没能以禮自防女工既精又讀書通大義既歸李氏逮事其姑左右承順得其驩心姑

嘗有疾朝夕奉湯藥衣不解帶者累月以孝聞平居治
家有法相其夫祀祖宗款賓客舉無違禮資性剛慧而
處事遇物一用柔巽族姻之間號能盡婦道者必稱夫
人馬及友諒之衆來攻城夫人度旦夕城且破謂其夫
曰禍迫矣吾夫妻子母萬一不相保唯當索我井中耳
俄而城陷夫人與其夫若子皆相失獨攜二女匿後園
叢竹中寇直其所在欲驅以去夫人探懷中金珠擲之
曰我不行以此遺爾不然即殺我寇得金珠輒去而繼

至者相屬度終不可免乃擁二女投井中井水淺不得
死而水旁有甃石横出可立乃挾二女立石上有頃婢
從井上呼夫人問夫與子安在婢以訛聞對曰俱亡矣
夫人大哭謂二女曰我意汝父在故忍死在此今汝父
既亡我不死何待又哭曰天乎李氏何辜禍胡若是酷
邪然吾幸身不汚庶無玷李氏可與我夫相見地下矣
且以後事囑其女言甚悉即更自投水次女繼之既而
其夫至救長女得無恙而夫人與次女皆死矣夫人時

年三十四次女甫十歲明年己亥十一月日祔葬新建縣西嶺鎮梅岡先塋之側長女曰貞蘭適舒景南子曰樾今為國子學生嗚呼死之於人大矣惟義是蹈而視死如歸雖君子猶難之況女婦乎若李夫人之死就義無難如此稱之曰烈婦曷有媿哉夫褒德錄美以示世勸者史氏之責也予是用重書其事以寓夫善善之意春秋之法具文以見意故亦不復為之辭



乾隆御覽之寶

王忠文集卷二十四